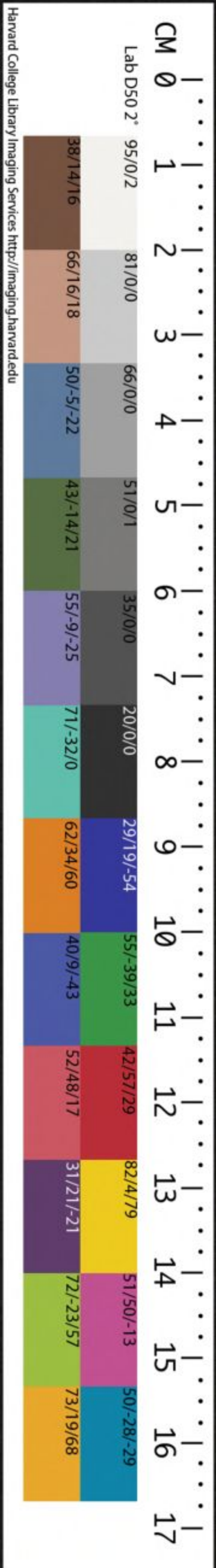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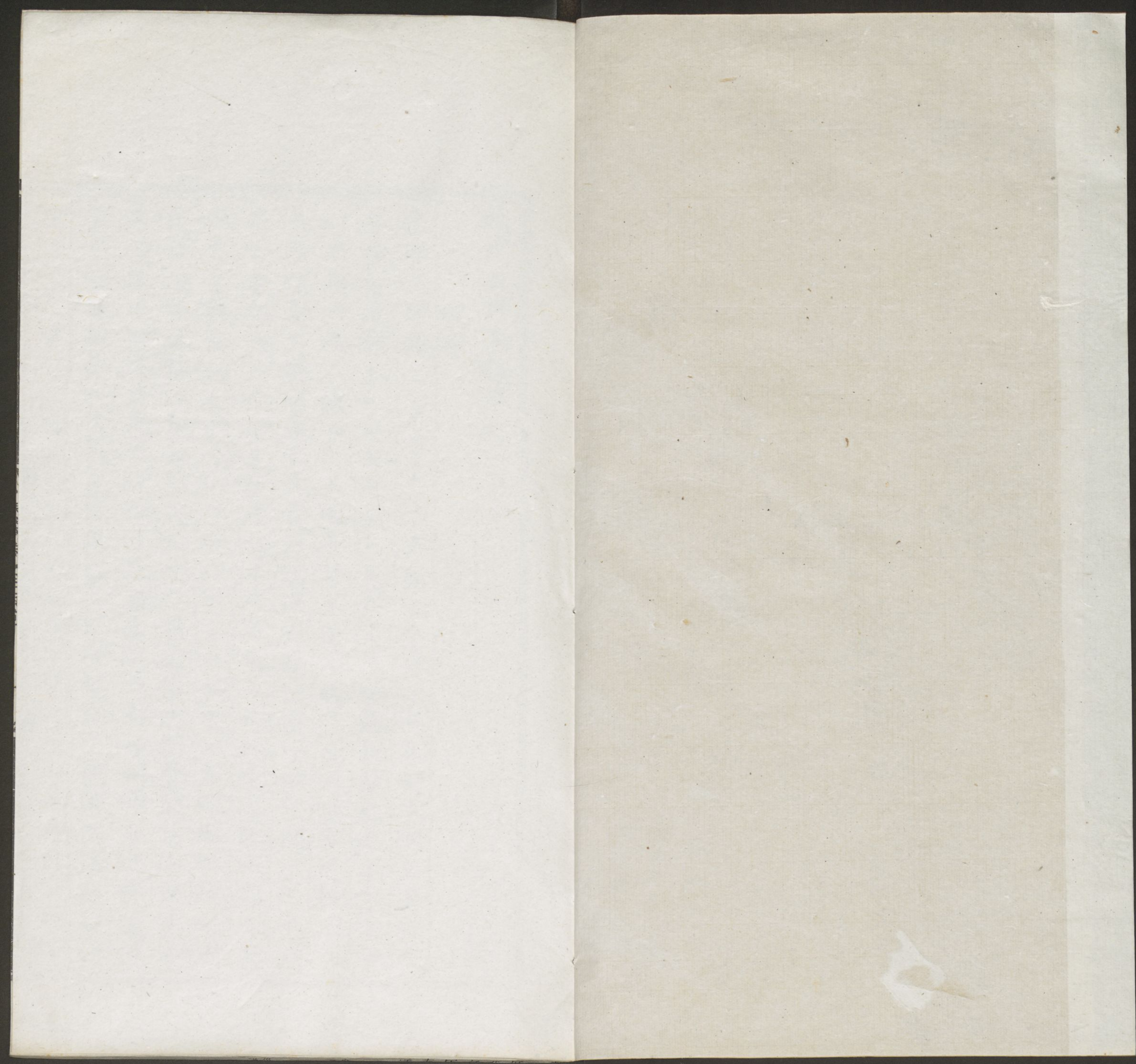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84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

寶訓

宋理宗淳祐七年夏五月不為大雪博士上奏曰臣伏自丙午之  
 夏被命還朝今一年餘矣所見災異不可勝數惟襄陽之上冢安有  
 如西海內之人寒心以天地五月不雨旱暵甚久河漢斷流積石入  
 上既踰夏至無量晚禾無有結實僅獲麥稔亦可恨者關中之水江  
 西之漕河此一時而近畿諸郡乃以旱告上天仁愛之意朕有愆在  
 此非責躬備行之時乎此亦不謂未言之時乎夫非避殿減膳之時  
 身正廷頭企踵以望此詔矣而九重深殿遂無聲聞臣上親聖亦  
 疾問朕但問今日雖以臣聞日播新定今日封以禍明日避席與  
 蕭索於子斯命於黃冠是皆無益之舉所請咸于明道惡事詔與  
 然亦言之故事以不得謀而取怨者庶不與行之矣以過天下敢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一

灾祥

宋理宗淳祐七年夏旱。牟子才為太常博士上奏曰。臣伏自丙午之夏。被命造朝。今一年餘矣。所見災異不可勝數。惟巖廊之上。宴安自如。而海內之人。寒心已久。迺五月不雨。早曠為災。河港斷流。秧不入土。既踰夏至。無望晚禾。縱有沾濡。僅灑塵壒。寂可恠者。閩中之水。江西之澇。同此一時。而近畿諸郡。乃以旱告。上天仁愛之意。朕有攸在。此非責躬修行之時乎。此非下詔求言之時乎。此非避殿減膳之時乎。臣延頸企踵以望此詔久矣。而九重深嚴。迄無聲聞。臣工觀望。亦失開陳。但聞今日醮內庭。明日禱新宮。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倚靠於納子。聽命於黃冠。是皆無益之舉。所謂咸平明道熙寧紹興淳熙求言之故事。迄不復講。而專嚴靖康不舉行之失。以過天下敢言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之口。此臣所以憤悶不平。激而為今日之疏也。且今日之旱。與庚子異。庚子之旱。旱於秧苗已種之餘。今日之旱。旱於秧苗未栽之際。已種者。尚猶有望。未栽者。已無餘覲矣。委之於天數之適然。可乎。或曰。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未嘗有此失。特疑其詞而逆致其防耳。今宮中府中之事。窒而不通。治內治外之政。闕而不舉。道揆輕而法守紊。刑罰濫而貪黷滋。則政之不節。有其實矣。干戈征歛之重。交困於民生。飢饉流徙之虞。徧形於田里。魚介勞而下多苦。鴻鴈散而民未安。則民之失職。已有其證矣。內而邃館。增築石山。外而新宮。大展藩屏。降及侯王之邸第。爭興輪奐之斧斤。則宮室之崇。有所其矣。權寵之地。既窳令營。請謁之門。爭求王聖。旁及嬪嬙之貴。亦多依託之私。則女謁之盛。有其候矣。貨財多入於水衡。寶賂交通於禁密。力之大者。可以營權位。力之微者。可以鬻州符。則苞苴之行。有其信矣。誣瀆

相蒙於上下。奸讒交亂於愛憎。陰毒中人者。力比於含沙。睚眦行世者。工侔於鬼蜮。則讒夫之昌。有其驗矣。而九五之尊。兀然居上。未聞出一言。下一詔。如桑林之所謂禱者。其為褻天。亦多乎。臣應之曰。今日六事之失。其形已成矣。臣民言之。亦眾矣。吾君之聽。亦玩矣。與其鋪陳舊失。以取吾君之玩。曷若於六事之外。求其近事之切於利害者。而極言之。以冀吾君之一悟乎。臣生長遠方。賦性愚狃。其敢回隱以負陛下。隆天厚地之知。請遂言其槩。臣竊嘗讀易。至於恒。見天地萬物之情。惟其常而已。日月惟其常。故冬北夏南。朝震夕兌。而能變久照。不則不常其道矣。四時惟其常。故春震秋兌。夏離冬坎。而能變化。不則不常其化矣。聖人惟其常。故居上不驕。處柔不躁。順動不失。守正不變。而能化成。不則不常其德矣。常則久。反常則息。常則善。反常則惡。常則吉。反常則凶。然則常之為道。其人君。凝固善念之大機。

括乎。陛下以至明至聖之資。臨政願治。于今二十有四年。閱天下之  
理。不為不多。習國家之事。不為不熟。發而為政。一一中節。布在天下。  
著在人心者。固不可以一二枚數。然竅其著見而關係甚大者。有三  
事焉。正人。國之精神也。陛下懲衰周監。謗之失。垂情容納。天下於是  
服。陛下之量。草茅國之氣脉也。陛下懲孤秦賤士之失。推誠尊禮。天  
下於是服。陛下之誠。小民國之大命也。陛下懲潢池弄兵之失。加意  
撫綏。天下於是服。陛下之仁。夫三德者。天下之所仰望。以為平治者  
也。而陛下勉焉。可謂大過人矣。使行之力。守之篤。持之定。不間斷焉。  
以睽其常。不一三焉。以窒其常。則終始如一。時乃日新。而常之功用  
凝矣。然自去冬以迄于今。僅五閱月。而所為驟變。不類故常。豈陛下  
於長久不變之義。或未之思歟。抑情意厭倦。易其舊而新。是圖必盡  
棄平日之程度。而不復存歟。不然。何其變之條。更之驟也。且正臣進

者。治之表也。往者柄。臣類於千官百辟之中。擇其蹤跡詭秘。敢行不  
義。以為吾之役。與夫至庸極陋。貪懦無耻。決不至於妨吾之事者。而  
後用之。於要津。由是人主不得聞天下之事。是非淆亂。無所不至矣。  
比歲以來。此弊已革。所用之人。率皆正直。然以建議立論。蹇蹇諤諤。  
輒不為人所容。蓋有厭而棄之者矣。去臘二臺諫之逐。搢紳愕詒。羣  
布嗟惜。往往私竊妄議。以為二臣所以獲譴者。必其言宮庭幽隱之  
過也。必其言宦寺女謁之私情也。必其言君子小人之朋比也。及退  
而考其所為。則為其議論久靜。而再言嵩之。為其彈劾甫息。而又論  
陳鞅。夫權奸接跡。表裏為欺。論之誠是也。今乃借中傷善類之名。以  
逐之。而不顧其指揮之乘快也。稽諸典故。唐介劾文彥博。斥去未久。  
旋復召用。今嵩之已都書殿之祭。陳鞅亦受元樞之命。而琰與昂英。  
一斥五月。未聞有召用之期。旌直言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

一詞臣之去。中外小大之臣相與驚疑。私竊妄議。以為詞臣之所以  
徑去者。必以其嘗言天倫之不可昧也。必以其嘗言臺諫之不可逐  
也。又以其嘗言新宮之不當建也。今退而徐考其所為。則謂其請老  
非一章。求去允十疏也。夫重於起家。輕於去國。固臣子之高致也。今  
預憂暑途之可畏。而聽其徑歸。姑徇人言之可畏。而復預經幄。予奪  
軒輊。見於思慮委折之餘。而狎侮娛嬉。形於詞意抑揚之表。待仁賢  
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其他如王必之直情徑行。雖乏委曲。  
然他日之事。乃以南陽而獲譴。歲月既周。畀以遠節。非特見天道之  
當復。亦可驗聖心之易回也。而又屏之。王燭守正不阿。雖少疎通。然  
龍翔之後。論諫甚力。其於聖德所補不細。今杜門求去。非特見去就  
之當然。抑亦見風撻之不屈也。而遂逐之。此陛下不以直臣視直臣。  
而銳於逐之。其失一也。早何為而不作耶。議政鄉校。鄭國以昌。策士

大廷。漢室以治。是士氣不可一日不養也。然所貴乎士者。以其壽祿  
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挾其所甚重。而眇其所甚輕也。尊其所可貴。而  
輕其所可賤也。豈區區富貴可得而輕重哉。去歲四學之士。始也以  
敢言而蒙榮。終也以多言而蒙辱。方其敢言也。孰不以青天白日為  
清明。鳳凰麒麟為美瑞。及其多言也。既以一試之。餌誘之於前。復以  
不試之令制之於後。既馳驟之。復束縛之。既羈縻之。復斲弄之。一切  
以啗嬰兒。御童僕者。為一時之予奪。使患得患失。而不敢言。箝口結  
舌。而不復言。意向之所之。甚於斧鉞之誅。而一語之輕出。過於市朝  
之撻。其為厭薄。不既多矣乎。三歲取士。古制也。舉於鄉。試於春官。覆  
試於有司。親策於天子之庭。重事也。方其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曰賓者。敬之至也。及其終也。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  
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曰拜者。尊之至也。夫賓之拜之。猶恐不敬。今

濟濟錚錚。群然而來。而搜索挾書之令已擬其後矣。夫挾書有禁國之法也。狗習於累年法制之寬。縱弛於一朝恩數之濫。陛下而有意更革之。則先期而致戒。三令而五申。夫孰不洗心滌慮以應新令。今告諭甫形。知聞未徧。一旦守關之吏禁衛之卒。已得而孰何之。顛倒其衣裳。訛離其冠履。詬罵之聲不絕于口。而士則乍入君門。不敢譁也。搢擊之勢不絕于道。而士則乍入君門。不敢聲也。間有挺特之士。不受屈束。則相與仇視而嘲笑之。遂使鯁直之氣沮抑而不得伸。緼蓄之習迷惑而不得吐。或畏憚而遠避。或驚疑而成疾。嗚呼。何其重不幸耶。陛下二十四年之間。未嘗有此舉動。今此手一滑而僂辱至於如此。此陛下不以士類視士類。而輕於辱之。其失二也。旱其有不作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畏棗忱。民情難保。言民則至繁而易安。小民則至微而易動。君臣之間。交相警告。使知邦之根本專在小民。

者。蓋國家之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而止在於小民之身。是天命未足為天命。而人心乃所以為天命也。其所關係豈小小哉。近者因感生帝。大興土木。拓開輦路。增廣祠庭。七八百家之居屋。隨手毀除。一萬餘口之黔黎。聚頭嗟怨。陛下雖捐水衡少府之積。增直價。然都城之內。人心皇皇。道路籍籍。咸謂陛下興此不急之務。以毒我民。彼其窮閭。故屋暑雨淋漓。曾不能以自覆。而陛下忍毀之乎。敗絮破衾。風雪凝沍。曾不能以自溫。而陛下忍毀之乎。隆寒皸瘃。坐須窮餓。曾不能以穀其腹。而陛下忍毀之乎。陛下起自民間。其於民之疾苦。亦熟悉之矣。胡獨於此而用其忍耶。不寧惟是。毀室之謗未已。失帶之事旋興。祖宗敷遺之寶。一旦失墜。陛下覺之。夫孰不以為當然。掌寶王者當誅。而不誅。盜寶王者當誅。而未即誅。此國法之不可賞也。而有司奉行過當。無故而估籍平民。斃沒寶貨者。不可勝數。市井之間。族談聚議。皆謂某人已籍矣。某人



已獄矣。所籍已踰所失矣。夫平民見利而遷，初豈知其為寶玉大弓哉。使其知之，何敢以一身輕冒法禁。此其情亦可以閤畧矣。昔太祖皇帝謂朕有三條帶，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今淮蜀之要地，祖宗之所寶也。陛下失其半，亦既累年矣，而不之問，顧乃因一帶而擾害百姓耶。甚為陛下惜此舉措也。秦揭竿之夫，起於閭戍之頻仍。唐天寶之盜，興於百姓之嗟怨。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天下必然之理也。今所失非一事，所怨非一夫。陛下而可以細微而忽之，至愚而自之乎。此陛下不以小民視小民而銳於忽之，其失三也。旱何為而不作乎。夫一善之揚，可以順天也。今一失於簡賢而容受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順天矣。一俊之顯，可以事帝也。今一失於辱士而敬體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事帝矣。一小民之安，可以永命也。今三失於害民而仁愛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永命矣。此

旱之所應也。人徒見陛下自去臘以至於今，茲所失非一事，而不知上天自去臘以至於今，茲所應亦非一變。陛下不數月而見此三失，於天下。上天不數月而見此數異於國中。一事失，則一證見。一德虧，則一變生。影響形聲，其機甚捷，豈不大可畏哉。雖然，三者之失，固在陛下。而繩愆糾繆，則在大臣。古者大臣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益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舜未嘗有疑貳之事也。召公之戒，武王則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是武王未嘗有狎侮之事也。周公戒成王，則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是成王未嘗有忽小人之事也。未嘗有此事，而二三大臣拳拳告其君若此，是敬其君而不忍置之於有過之地也。今大臣以師臣之舊居，伯益周召之位，其可不使陛下為舜武成王之君耶。然則欲改陛下之舊失，以起今日之

新功。則大臣當齋戒沐浴。積其誠以告于陛下。曰。寧考所以傳位於陛下者。以陛下能敬賢。能禮士。能安民也。前日不幸而有拒諫之事。又不幸而有辱士之言。又大不幸而有害民之舉。若悔心一生。則前之所謂不幸者。皆如日月之食焉。不然。臣亦未如之何矣。陛下聖性高明。一聞此言。必幡然改悔。發自聖衷。避殿減膳。詔天下臣民極言朝政之闕失。然後寵章李於既斥之餘。禮多士於沮辱之餘。安百姓於離析之餘。使天下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則簡賢之失。轉而為容受。慢士之辱。轉而為優禮。害民之舉。轉而為安民。二十四年。曰。量曰。誠曰。仁三者之德。復全於今日。而無驟反故常之譏矣。天變其有不弭者歟。語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惟陛下力行之。乎才又上言曰。臣不識忌諱。嘗條舉三失以告陛下矣。復有餘悃。願終陳之。盜賊水旱之變。交萃於今日。人皆以為國家之災。臣則以為

國家之福。是何也。天下之禍。常伏於人心所不慮之餘。而國家之福。每垂於君心常謹畏之日。正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昔李沆相真宗。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奏聞。同列或以為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其後又謂王旦曰。沆死。子必為相。遂與虜和。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功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用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耗用寔廣。且常怏怏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為國家抗群小者。乃薦呂夷簡。王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所以小人力不能勝。沆之此言。其千萬世人主恐懼。修省之龜鑑乎。今敵國勢太。意欲飲江。禍至烈矣。江湖閩越。所在盜起。患亦廣矣。早曠孔殷。水滂並作。天變亦極矣。當軸居李沆之位。蘊李沆之識。歷此三者之變。固未嘗不奏聞以警上心也。

然警省之餘。亦當求所以弭災銷變之策乎。今禦敵雖得人。而激昂奮厲振起事功。在廟堂當有以盡其扶持之力。平盜雖有人。而安靜不擾鎮撫得宜。在廟堂當有以示其意向之明。乃若水旱之來。正君相交。修力行好事之時也。頃者頻遣使車。慮因放罪。游頽寬詔。蠲賦惠民。非不懇切。而旻蒼益高。旱勢弥甚。是必有大不可於帝意者。不然。苟其窒而不通。感而不應耶。臣之愚見。則謂陛下宜痛自悔艾。而深思乎日。憮然不足于心。惕然不寧于心者。盡其所以愛敬。而彌縫於冥冥之中。以平其恨。而釋其冤。則鬼神悅豫。宗廟安妥矣。挽回不可測之天心。消釋不可解之天怒。迺續不可終窮之天命。其機括有大於此者乎。此愚臣所以拳拳納忠於陛下也。惟陛下實圖利之。子才又上疏曰。臣濫叨班行。尸素無補。比者天久不雨。嘗不量愚昧。冒萬死。裁一書為陛下極言三事之失。且於其末致拳拳之忠。所冀

聖心開悟。引咎責已。導諫敷恩。以解天下之惑。今已踰旬。未聞有所施行。而天怒不解。旱勢愈張。四海臣民。睹此鉅異。愈益憂皇。咸謂祖宗求言。具有故實。惟靖康多難。不及舉行。此等所為。已非羨證堂堂盛世。所當監其失而敬天怒。何乃寵其咎。而玩天災乎。臣竦聞其言。退而追惟。靖康以前之事。未嘗不痛恨當時。而重有感於今日也。陛下自親政以來。九三更大化矣。一更於端平。其失也輕。再更於嘉熙。其失也濫。又再更於淳祐。其失也專。曰輕。曰濫。曰專。其事雖殊。其失則一。今政瑟之更。幾二年于茲矣。始焉剛果之氣。未嘗不翕然。惟慶曆元祐之趨。日愒月邁。志氣不強。曾幾何時。而委轡中道。已逸而奔於崇觀宣靖之域矣。嘗即其實而考之。其事力反不及於崇觀宣靖。而證候則有類乎崇觀宣靖也。且人才國家之精神也。乃者弓旌四出。非不招來。而難進易退。不肯輕出。間有出者。亦不能尊信而用之。

其間如極論綱常者。執憲端平者。力挫閹戚者。肅清宮禁者。未嘗無人。而御屏簡記。幾亡其姓名。夾袋薦揚。又遺於物望。彼亦不過甘心空谷。絕意中朝。方之崇觀宣靖諸臣。時望之偉。亦有如李綱者乎。舊學之粹。亦有如楊時者乎。著德之尊。亦有如許翰者乎。經術之奧。亦有如胡安國者乎。直亮自許。亦有如崔鷗李光余應求者乎。威望可倚。亦有如神師道劉韜宗澤者乎。是人才反不如崇觀宣靖也。兵者國之爪牙也。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實。與袒搏同。古人無日不計軍實。擇令與者。正謂是也。今子虛烏有之籍。在在而有之。戍淮之兵。殲於戰鬥。防江之兵。徂於驕墮。淮東先鋒。數僅二千。荆楚壯士。十喪八九。山西勁卒。類多烏合。郡國禁兵。僅充廝役。而倚以捍禦者。又多北來之軍。圜剝養虎。禍變難測。加以器械鈍闕。戈戟凋殘。蒙衝海鯨。率多壞爛。神臂床弩。半就消磨。駐隊舊制。之不存。克敵斗力之不

等。方之崇觀宣靖間。亦有十餘萬之京城兵乎。亦有二百萬之諸道兵乎。亦有二十七萬之河南北兵乎。亦有一百七指揮馬步軍乎。亦有二百疋之天駟戰馬乎。亦有五千座之京師砲乎。亦有千餘兩之宣闡造車乎。是兵革之多。不如崇觀宣靖也。財者國之命脉也。國家一歲通制國用。正當量入以為出。而近年以來。橫費之藝。歲終會計已加多六七千萬。一朝御札。又歲新券三四十萬。習視之行。新楮以一千萬計。銀兩以五十萬計。其他諸閫之非時科降。戎所之製造鎧甲。制閫之臨遣撥賜。合而言之。亦千餘萬。其他如宮掖之橫恩。燕飲之用度。權奸之盜竊。郡守之囊橐。要路之苞苴。閑官冗吏。泛濫之支吾。邸第宮觀。不急之營繕。又不可枚數。府庫所積。在在枵焉。其視崇觀宣靖間。亦有大觀西庫三四千萬緡之積儲乎。亦有諸路所積三千餘萬之積鏹乎。亦有在京庫務一千三百餘萬之積貨乎。亦有諸

監所鑄九百萬之錢乎。亦有延豐倉四十萬之積粟乎。亦有宣和六庫上供四百萬乎。亦有無額上供三百萬乎。亦有京師新收一百餘萬乎。亦有諸路免夫錢六千二百餘萬緡乎。雖曰半天下之勢不及全盛之時。然所積竟不能髣髴其萬一。是財計反不如崇觀宣靖也。雖然。人才不如。兵財不如。使振而起之。猶可勉強。今所患者。無崇觀宣靖之事力。而有崇觀宣靖之證候。何謂證候。曰奉御筆也。事燕游也。崇土木也。逐君子也。諱讜言也。思權奸也。用戚里也。信宦官也。激盜賊也。致外患也。御筆始於政和四年。初馬楊球之代書。終馬流弊之滋熾。或稱詔或稱御筆手詔。或用御寶。或用長印。或有金填紅刻。旨揮由中而出。不在於中書門下之旨也。當時三省但奉行御筆而已。陛下即位之初。歷於權臣。潛光晦迹。不敢自大。所謂御筆。非惟不能。亦未知其為何許事。粵自親政攬權。蹊路漸熟。然亦未至於蕩然。

也。今輕視四海。玩弄諸臣。用力於區區術數之微。偃然自謂人莫已若矣。女子宦官。邸第戚畹。窺見罅隙。請託紛如。於是御筆沓至。往往夜漏十數刻。省吏傳呼。晷刻不爽。大臣簽押。奉行惟謹。妨害政機。虧損觀聽。清明之世。為此弊倖。陛下不欲為千萬世之令主乎。宰相不欲為千萬世之賢相乎。不然。何縱弛之如是也。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以後。遊燕浸多。燕太清樓有記。燕承平殿有記。曲燕保和殿有記。幸鳴鑾堂又有記。皆所以記一時燕游之盛。而史臣書之不少。隱諱者。將以垂子孫之鑒。為萬代之勸也。陛下富有四海。紹隆大業。亦幾有年。謂宜兢兢業業。視為商監。今得之道途咸謂陛下。內庭排當。寒暑不輟。敵騎侵淮。未盡出境。而常舞酣歌。見於自逸。湖寇鳩張。未盡撲滅。而耽樂飲酒。或至嚴朝。雖游歌雲漢。瘳旱之詩。尚未下避殿減膳之詔。始焉縱容。不過

自怨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遊逸。為害幾何。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至於二日。而至於終身不改。雖敵國急警。燎原滔天。駸駸及我。亦罔聞知矣。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以來。宮室制度。不至太廣。政和初。始建延福宮。樓殿相望。跨越宮城。自是興作不已。又即延福宮之舊基建保和殿。即誕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即宮城之東。建寶籙宮。疊石為山。號曰良嶽。亦汰侈矣。陛下襲十三葉祖宗之業。所宜深監。徃矣。以示古人卑宮之意。為天下先。今得之傳聞。咸謂陛下聖性好大。務營土木。內而宮掖。四面築山。多取石於南內燕息之所。雖未必果有茲事。然內臣附會。多以人所不知。為說誤陛下。而陛下不悟其非。此豈可令眾庶見乎。外而龍翔。興建祠宇。每拓地於百姓生產作業之地。雖非陛下本意。然奸臣附會。多以異說。怵陛下。而陛下不悟其奸。此豈可使外國聞

乎。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元年。陳瓘台州羈管。崇寧六年。鄒浩永州安置。此皆權奸當國。欺君玩世。借此以報怨也。今章琰李昂英居瓘浩之位。而又有瓘浩區區之心。其排斥嵩之論。列陳韓。此其志豈有他哉。徒以國家比年以來。氣勢微弱。精神萎靡。皆起於小人之誤國。所以恣意極陳。將以補闕政而裨聖聰也。不謂踈狂之言。上觸宸怒。一月五月。不復召還。前後臣隣言之屢矣。而陛下終不省悟。遂使二臣墮在遠方。曾不得復齒縉紳之列。豈盛世美事哉。矧今敵國孔熾。盜賊橫行。水旱交作。患至迫矣。若不早霽。威嚴亟加萬一。因他人激怒。或以瓘浩之罪加之。則大體愈虧。非所以為挽回天心之術矣。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燕雲之議。呂頤浩謂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此忠言也。而御筆則以興訛造訛。

罪之。此言為諱也。京城大水。李綱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由。災  
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此忠言也。而以隄防不修。即非災異詆之。  
此言為諱也。陛下自去臘以來。每有諱言之意。責實下詔。一諱言也。  
風諭數語。二諱言也。春官宣諭。三諱言也。搜索懷挾。四諱言也。逐二  
臺諫。五諱言也。去一詞臣。六諱言也。陛下諱言於其上。群臣緘口於  
其下。間有冒死一言。則上下相與仇視。而深嫉之。不以微罪行。則以  
他事去之。嗚呼。忠臣烈士。所以極言敢諫者。非沽美名也。非好為不  
靖也。為人主心術慮也。為朝廷大體惜也。為生民大命計也。而陛下  
一切厭薄之。非特厭薄之。且憎嫉之矣。非特憎嫉之。且逐而去之矣。  
此豈盛世之美事哉。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  
不雨。其以是乎。方蔡京之為中太一宮使也。既許之謝事。又使之削  
官。又使之居杭。凡京所為。一切罷之。所用。一切去之。誰曰京不遠矣。

上意決不向用矣。曾未三年。而五日一朝。赴堂治事矣。又未幾而落  
致仕矣。領三省矣。懷憾肆毒之久矣。苟可肆其一螫者。未嘗不計心  
焉。積而至於禍敗。尚忍言之哉。今去相之奸。與京相埒。而忽戾不可  
解之之毒。則又過之。觀其厚結游士。密伺朝廷。多積金錢。直通官禁。  
兼以空郡塢之積。以實水衡。少府之儲。窮水陸之珍。以供太官玉食  
之奉。此其意非但如此而已也。安知其不以此事只我了得之語。劫  
陛下乎。又安知其不詐為遼使。問京何在之語。以竦陛下乎。此臣所  
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戚屬  
不得預政。非故疏之。其所以憂思深遠至矣。鄭居中同知樞筦。勉狗  
後宮之請。既罷免之。又申命之。中外交疑。道路指目。陛下臨御以來。  
未嘗不以至公為務。而肺腑戚屬。屢玷班行。子姓怪民。濫叨扈節。刻  
辟猥歸於廢族。驕淫不減於曲陽。布列卿郎。日求速化。翱翔丞簿。時

莫超遷材幹者猶有可言。乳臭者是誠無謂。遠而節旄。誤擬南陽之  
寵。近而畿輔。有同恩澤之侯。雖比之鄭居中。固亦有間。然浸淫不已。  
亦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豈天下之大。果無一人可以供陛下之用  
耶。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童  
貫譚藉首禍。燕雲揚戩。何所踵貫而起。其初起於毫芒。其末流之禍。  
至於塞天地。亘古今。陛下總攬權綱。豈不能深燭此理。然便嬖側媚。  
有以中欲。甘言巽入。有以順情。陛下雖未嘗縱之。而憑依竊弄。蓋有  
非陛下之所能盡知者。故虛張科歛之數。其力可以移漕。臣而陛下  
不悟也。憑依格殺之威。其勢可以屈國法。而陛下不疑也。典領營造  
費用泥沙。至不貲也。而勦同錢緡。率用新楮。不肯循國計之常。掌司  
寶玉。愛護不謹。罪當誅也。而轉移主聽。嫁禍他人。幾不遵國法之常。  
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臘

才亂連陷數州。諸峒結連。聲勢張大。江西虔吉。以至建昌。盜賊間作。  
騷擾良民。以至此極。陛下寬以御下。仁以結民。薄海內外。悉主悉臣。  
豈忍自壞於照臨之下。而比年或多梗化。兩淮流民。善遣黎也。區處  
無術。侵迫畿甸。激而為寇。如往歲之繹騷者。有之矣。荆衢建昌之民。  
吾赤子也。憑恃險阻。雄長相角。激而為盜。如前日之陸梁者。有之矣。  
閩嶺之鹽丁。江湖之峒丁。皆王民也。為守者不知撫循。與之爭刀錐  
之利。奪衣食之源。憤怨不平。激而為亂。如今春之猖獗者。亦有之矣。  
始焉之激。常起於細微。終焉之憂。率至於盛大。遂使橫行數州之廣。  
綿歷旬時之多。大師克之。猶未即功。茲其為力。豈不憂憂乎。其難哉。  
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宣和  
五年秋。虜益兵雲中。經營南寇。其冬宗維寇河東。宗傑入河北。邊遽  
倏聞。舉朝失色。今北邊新興。哨騎狎至。自春徂夏。勢欲飲江。壽泗吾



藩籬也。地界南北。敵所必攻。驍將勢窮。士馬物故。則藩籬不可賴矣。通秦。吾根本也。地據斥鹵。敵所必攻。人民之生聚。亭竈之精儲。公私之餘。羨悉皆破壞。則根本不可支矣。福山吾屏蔽也。去毗陵纔二十五里。而驚塵游騎。直至於此。聲勢幾搖於京邑。烽火直至於甘泉。則屏蔽又不可恃矣。其如淮西諸郡。間被傷殘。蜀西諸屯。時肆蹂踐。遠而至於廣西一路。又有幹腹之憂。惘疑虛喝。其意直不肯置我於度外也。天氣尚熱。變已如斯。秋風纔高。禍尤慘烈。陛下出自聖斷。命樞臣進屯江面。仗國威靈。克勝而後朝食。決矣。然今歲之謀。異於他日。料敵制勝。不宜輕易。行兵用師。不宜退却。定功行賞。不宜混淆。一或反是。則何以起人心。興事功耶。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夫人物兵財。色色不逮。而亡國證候。無一而不相似。此臣所以痛哭流涕為陛下言之也。然而欲消證候。

則自吾君一心始。君心得其正。則志氣清肅。而天下之證候不生。君心入於邪。則晶光掩黯。而天下之證候皆非。先民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慾行。萬事之得失。係於一心之正不正。如何耳。夫天下以一人為主。人君以一心為主。君子方寸物慾多門。撓之者衆。攻之者繁。至可畏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其本在乎正心。仲舒論正朝廷百官之本。而其說則始於正心。大哉心乎。其理慾誠妄消長之源。而天下萬事感應之機乎。然嘗論之。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正也。自人心汨之。而心始不得其正。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誠也。自妄念撓之。而心始不得其誠。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清也。自陰柔濁之。而心始不得其清。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明也。自利欲昏之。而心始不得其明。不能以禮制欲。而陛下之心始蕩。不能以義制事。而陛下之心始縱。此心一萌於方寸之間。而証候已見於天下國家之

大。此無他。理與慾之界限不明。誠與妄之源流不別。而其應如是也。然則澄其源以為立改造事之本。其有大於正心乎。陛下清燕之頃。試省察焉。凡親政以來。聰明不及於前時。事業日負於初心者。誰實為之。必其聲色貨利有以蝕吾之天也。便僻側媚有以汨吾之天也。蚶蚶蠖濩之中。不能存道心而害人心也。虛明應物之地。不能純天理而除人欲也。內降之多。必私心之勝也。燕游之數。必淫心之蕩也。土木之崇。必侈心之汰也。君子之疎。必敵心之衰也。正論之嫉。必誠心之怠也。奸邪之喜。必禍心之包也。貴戚宦寺之積。必愛心之纏繞也。必畏心之芽蘖也。盜賊外患之威。必常心之驟反也。必懼心之少弛也。是心之私。起於方寸之端。芒其極。至於結為國家沉痾弗瘳之疾。猶不可克而去之乎。臣願陛下正其身之所主。不以私慾間之。實其心之所發。不以妄念雜之。養此心於虛明公溥之中。一此心於喜

怒哀樂之後。叙慶曆元祐之所以得。監崇觀宣靖之所以失。則身修得下。詔求言。凡事之背理傷道者。悉更革之。一動作而反欲為度。一云為而即誠法偽。萬事皆善。十證並消。此孟子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大學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人欲肆。妄念作。激而為崇觀。變而為宣靖。不惟不能躋慶曆元祐之治。而國家之禍。悉在丁未。不在丙午也。可不懼哉。干犯雷霆。未勝震慄。

子才又上言曰。臣待罪奉常。食粟而已。惟曉夕露香告天。願得一雨以釋吾君吾相憂勤之心。一二日來。油雲屏屏。微雷隱隱。百姓翹首以望。曰。今夕必雨矣。吾君吾相庶幾其少寬矣。曾未頃刻。風吹醜之雲雨之勢。又墮虛無。是雖無言。蓋亦有意。臣因嘿坐。靜而思惟。前時之三失。今日之十證。皆足以致天怒也。而怒之甚者。又有事焉。常一詩。其廢已久。斷喪國脉。養成敵讐。當必由此。非可以細故忽之也。

陸下遠覽古今。飽諳世故。其於禍福倚伏之機。察之熟矣。所宜運思  
眇綿。動心寂寞。復兄弟本然之天性。洗國家難解之嫌疑。使幽明之  
際。怨恨俱消。沈寥之中。魂魄有主。則綱常事定。骨肉蒙平。上天之怒。  
豈有久而不釋之理哉。臣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宥。

子才又繳進輪對疏曰。臣日者天久不雨。嘗竭愚忠。首陳三失。次條  
十證。又於貼黃兩言天倫之當厚。乞陛下恪循故事。下詔求言。今政  
事之間。雖未見陛下有所改悔。而祖宗故事。則已施行。仰見陛下聖  
德本自聰明。前旒未為蒙蔽。而臣之言。亦不為徒發也。臣初謂政在  
中書。而專攻上身者。罪也。政不在中書。而專攻上身者。亦罪也。臣比  
進兩疏。既已冒犯罪戾。推究災異之所從出。為陛下言之矣。而陛下  
之諸臣。豈得為無罪耶。請極論其所以然。臣嘗讀易至否而重有感  
於今日焉。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否者閉塞不通之名也。故太

元準之。以噏以守。噏曰。陰不之作。陽不之施。萬物各噏。守曰。陰守戶。  
陽守門。物莫相干。謂天地各居其所。閉塞而不通也。當是時也。內陰  
不肯。應外之陽。下氣不肯。應上之氣。此臣之所謂否也。以節令言之。  
雪者。五穀之精也。去臘不雪。雷者。號令之象也。今春夏不雷。五月梅  
節也。地久不梅。夏至雨節也。天久不雨。至於六七月之間。是皆天地  
閉塞。而陰陽之氣不和也。非否乎。夫否塞之證。見於上下不交之時。  
人孰不以為天地自閉塞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閉塞者。則陛下之  
諸臣實為之。諸臣謂何宰相臺諫是也。凡其所為。不能貫通於上下  
者。皆否也。而可已於言乎。所貴乎宰相者。以其能輔佐天子。而進退  
百官也。向也端平之初。進賢去佞。位置得宜。天下翕然稱之曰。小元  
祐。雖兇會壞楮。履前傷民。入洛失地。輕銳可譏。而用人一節。高掩千  
古。真賢相也。今再相淳祐。四海蒼生日夜復以端平之治望今日。而

免曠未下。早曠百官景象逼迫。上下煎熬。雖日不暇給。而一再進擬。大抵不能盡副天下之望。今觀其有在班行。非天子之勲戚。則大臣之鄉舊也。非侯伯之子孫。則臺諫之羽翼也。非邸第之狎客。則京兆之親密也。又觀其布在郡國。非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婚姪也。非執政之姻姪。則諸郎之子弟也。非諫坡之舊館。則臺臣之婦翁也。苞苴之覬。交接於閭閻深遠之間。請託之私。周旋於堂從鄉隣之密。黃髮兒齒之老。豈能制依憑機巧之人。赤松從遊之餘。胡亦有顧惜子孫之念。人謂小相若在。猶且善惡相兼。豈謂大老來歸。乃無一事公當。遠視端平。如出兩人。近比淳祐。殆同一轍。而况胡宗愈輩。陰結厚確。交相為朋。人所共嫉。今乃拂逆公論。引據要津。清臣溫伯。左袒熙寧。蹤跡顯著。人所共嫉。今乃故開侍門。延入共政。調亭之說一起。呂范之責難逃。况君子小人。勢如冰炭。決無兩立之理。必有反覆之虞。與

其自保於一身。孰若均憂於天下。不此之務。乃反誨之。豈不重孤天下之望耶。此宰相之否也。所貴乎臺諫者。以其能繩愆糾謬。邪正於已然之後也。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席。自中興後。王賓為中丞。建請復開經筵。自是每除言路。必兼講讀。說書之職。由此臺諫與天子習熟。無復有敢言者矣。向也為權臣之私人。今則為天子之私人矣。向也供刻檢於權奸。今則受天子之宣諭矣。向也受劾章於權奸。今則受天子之調亭矣。故上意所不予。則施增綴於既逐之諫臣。上語所不樂。則縱斧斤於廣東之倉節。或倚上眷而執人物進退之權。或探上心而掣朝廷行事之肘。此逢君者也。乃若宰旅直士。振觸鼎。鼎則弋之。惟懼其不早。中書緊官拂逆貴近。則擠之。惟恐其或後。樞臣剛愎。睥睨台枋。則傾臺以助之。督視臨遣。請存臺諫。則舍茹以翼之。此媚要途者也。其他計使同列而已。獨寂然。陰報私仇。而我若無

與或以惡名而中傷善類。或託公義而輕黜時賢。此行私意者也。所  
可謂者擊蔡相於京祠已罷之後。擊殿帥於兵權已解之後。姑以備  
數。豈果觸邪。此懷苟心也。推原其意。不過如鄧綰輩受笑罵。攫好官  
而已。竊是宥府之臣。才智輻湊。其力足以拒權奸也。中執法則擊之  
以倒公議之戈。駭省之長。天資柔佞。其術足以援權奸也。中執法則  
翼之以摩公議之壘。則是開奸邪道路之基。培國家禍亂之本者。中  
執法也。雖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為。不知造物者。裁埋此禍根。養成此  
禍胎。將醜造何等事。以壞天下國家耶。此臺諫之苦也。宰相之說。不  
過曰。所以致早者。非一日之積也。行乎國政。如彼其新也。受任以來。  
未嘗畫一籌也。是則然矣。然舊學疇庸。非他臣比。雋壽在位。非新進  
比。中書再入。非生局比。觀棊既久。非輕奕比。舉而措之。苟合公論。則  
天聽雖高。亦且感動矣。今所為若此。其何以回天怒乎。為今之計。當

公此心。以為進賢退佞之地。固不可乘間而進所私之人。尤不可因  
便而任所親之吏。固不可頽情而用諂諂之徒。尤不可愛憎而嬖佞  
退之士也。其他鎮定事機。調濟鼎寶。平章禁錯。皆當以一公字行之。  
否轉而泰。此其機乎。其或力不逮心。終以渝始。則否之又否矣。臺諫  
之說。不過曰。新官不可諫也。諫則嬰鱗。忤旨。大奸不可論也。論則  
貶胎。後藩矣。寵佞不可言也。言則追蹤。章李矣。是則然矣。然大觀文  
致仕之命。出於睿斷。則權奸未始不可去也。龍翔工役。人以為不可  
止。而天子暫止之。威里貪虐。人以為不可去。而天子終去矣。則是天  
子未嘗不可諫。特諸臣觀望顧惜。不肯諫耳。為今之計。當公一心。以  
為排擊奸邪之地。固不可任喜怒之情。而報宿怨。尤不可因黨子之  
偏。而快私心。固不可以風聞之謾。而害善良。尤不可舉瑕類之微。而  
黜孤遠。其他一德之疵。一事之失。一舉措之誤。皆以公心言之。否轉

而秦此其機乎。其或怙終不改。耻過作非。則否之又否矣。夫宰相失其調燮之職。而道揆之地結。而為一否卦。臺諫失其風憲之職。而法守之地結。而為一否卦。是以上下不交。天地不通。當雷不雷。當梅不梅。當雨不雨。又激而為天地間一大否卦也。雖然。又有兩說。臣所論宰相臺諫。未過舉其事耳。而未論其心也。請為陛下言之。瑣闥閹媪。挾天子之威。窟於宮禁。而為天下奸邪奔趨之主。赫赫權奸。挾宮闈秘奧之據。窟於海濱。而為天下諛佞族使之主。陛下內牽閹媪之愛。外怵權奸之賂。佞人憊夫。闕見罅隙。遂謂陛下因閹媪之交通。將權奸之復用也。於是寵幸者內則交結於閹媪。以濟其私。外則接引於權奸。以締其好。大佞者內則借譽於閹媪。以固其寵。外則陰主於權奸。以効其報。遂使忠臣飲氣。志士吞聲。嗚呼。陛下為社稷宗廟之善。為四海臣民之主。而不自主張。乃使若權奸若寵倖等輩。

反結閹媪之交。以取必於陛下。又倚陛下之勢。以脅制於群臣。數日以來。外論頗傳。陛下以外權太重。思欲起權奸而用之。又見邇來所用樞臣。皆權姦平日之所與。遂相與譖言。權奸復出矣。審如是。必交結諸臣之左右。以誤陛下。此其意欲何為哉。是搽王莽董卓之心。以盜陛下之富貴也。夫奸利之臣。所主如此。苟得一重臣如王旦。力遏王欽。若之不可當國。如韓琦坐政事堂。出頭子勾任守志。在押就貶所。使在我者有泰山喬嶽之勢。則中外之人。乃始知畏不敢為非。今秉鈞者。不惟不能遏絕。乃反倚以為重。不惟不能竄逐。乃反推波助瀾。則將焉用彼相哉。又如李沆言。丁謂有才不可用。如司馬光謂王廣淵奸邪不可近。使在我有壁立萬仞之勢。則巧佞之人。乃始欲戢不敢妄圖。今謀國者。不惟不能疎遠。乃反與為婚姻。不惟不能諫止。乃反與通譜叙。則將焉用彼相哉。夫宰相統百官而一官府也。今內

倚闈燈外比奸邪。或相挽推。或相鼓舞。豈持祿保位之念勝。而正大之體。或耐患得患失之心多。而卓特之見。或少耶。豈牽連諸臣之黨。寧自度不能勝其奸。姑委靡頽墮。以聽其所止耶。抑畏憚權奸之氣。酸自揣不能抗其鋒。姑韜杜斂軸。以待其自定乎。不然。何為狗彘已之私。忘天下之公。隨波逐流。事事鵠。系小子。失丈夫。以此極耶。此以張禹孔光之學。誤陛下之國家也。則將天地磔裂。日月錯行。星辰顛踣。如漢之末造。又豈止不交不通而已哉。然則上有休否之君。則下有休否之臣。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否極之世。泰道有將開之機。否道有將傾之勢。然猶未離於否也。君子處此。豈可苟安而玩視乎。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常有戒懼危亡之心。則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陛下當陰不消。陽不虧之時。雖有光明正大之位。以為休否之資。雖有陽剛中正之

以為休否之道。然必深思遠慮。常懷其亡之戒。而後有苞桑不拔之固。若非恐懼修省。常憂否道之復來。念慮纖微。常思否證之復見。則表裏諸臣。不知警懼。相與為非。則否日益甚。而神器移矣。豈四海蒼生。所以深望於休否之君也哉。惟陛下留神。


今表譜卷之三十一



